

戰國策校注

三



戰國策齊卷第四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齊東有淄川東萊郡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

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田齊桓公子元年癸卯

濮上之事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

章匡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不如易餘

糧於宋易移宋王辟公曰辟公曰宋王偃十一年稱王當

齊宣王二十五年此非威王時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信同猶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九年威王臣威自

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王宣王二年馬陵之役盼為將十年楚敗齊令齊

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尤著

於宣王之世伐燕之後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

邯鄲之難趙威王時也邯鄲此二十五年趙求救於齊田侯召

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

號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後語作萌曰勿救則

我不利齊我田侯曰何哉補二字史夫

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

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軍於邯鄲之郊以軍

于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法陳

之於此高注軍屯也愚謂凡言軍于某地者猶言師于某也成列則云陳于某段干綸

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戰兩國不故不如南攻

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邯鄲拔而承魏之

敝承言繼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使者數相往來章

子為變其徽章徽幟也此引說文又左傳揚徽注若

今救火衣又按王莽傳以雜秦軍候者言齊之章

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字行之之頃有頃之間

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

者三如而猶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謂罷之闕曰廢一本作王

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

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闕曰元作拜西藩之臣按威王與

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

馬棧之下棧爲棚以立馬闕曰高注棧牀也

而不相遇者恐因此吾使衍者者一本無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

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雖無父命而以

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威王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也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

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

楚將伐齊魯親之楚親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臣請

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乃為齊見魚暑康公曰魯

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

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

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

勝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

言其力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金衆而合二

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林武見必殪殪死

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

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

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

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德者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補曰為齊之為去聲

成侯鄒忌為齊相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田忌為將

不相說公孫開齊人開史作閱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

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

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

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

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畏其

威聲田忌曰其欲爲大事反齊亦吉否卜者出田忌

補曰公孫因令人捕捕取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

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彪謂齊威賢王

獨於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譴之也田忌史

以公孫開爲鄒忌云云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操

十金卜市以下在威王三十五年前云田忌聞之

遂有馬陵之戰按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

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記忌係太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

作佚高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

注昞讀曰逸吾孰與徐公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明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謂曰一本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

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正成侯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史載其奔在崩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宣得再復成侯猶在堂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開之詐豈能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仍史之舊耳

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

私猶私

妾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

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

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

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

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

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諍議於

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

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

進諫者

有暇歲暮年之後

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亦傾險土耳其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節冠帶願請其妻云云恐與鄒忌事有訛舛

宣王

威王于元年

二十七年巳卯

名辟疆

魏伐趙趙與

南梁之

難魯國舊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

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南梁者別於大梁

魏伐韓也謂伐趙者往歲韓氏請救於齊田侯上

陳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

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曰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不可夫韓魏

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

命於韓也耳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懇

於齊懇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後

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

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懇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喜云馬

陵在濮州郵城東北六十里有澗深峻可以置伏

龐涓敗即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

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

濮州東比六十里是也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思一為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

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況朝韓魏乎
孟子曰今按拒公田臣思事

田忌為齊將

此二年召復位

係梁太子申禽龐涓

孫子

腹也齊人武之謂田忌軍師

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

平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

罷敝於先

魏戰雖勝亦謂齊軍已與弱守於主

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蓋齊險隘

曰姚云會本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

救老弱守險敵眾而以精兵

主者循軼之途也

同車迹也言其險狹鑿擊摩車而相過

利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

在太山傳

左濟右天唐謚高盼子所中所軍重踵高宛重輜重

高宛屬樂安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齊西門

名按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声若是則齊君可正正制治而成侯可

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

齊是謂贖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

子昂為而有是言必公孫開成侯讓構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田忌為將田忌為此

云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

曰臣請為留楚為鄒留田於楚謂楚王

成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

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鄒忌以補字當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

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此

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使於王宣王不說晏首齊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大國時曰徐州事

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遺欲逐嬰

子于韓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鄒嬰子恐張丑齊人

且又見韓魏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

燕中山等策

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盼不善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補補曰姚一本有與使附百姓

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

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

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開緡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

戰于楚境燕策為文公時曰大事記燕齊交兵

必非此地按記合燕策並載而取他三說文公未

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

其說而斥其非者不善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

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舟傳言自王惠時任事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魏處

之趙謂李向趙人而曰大事曰君助燕擊齊齊必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

為燕東兵東指欽兵不戰和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

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齊之助燕不力故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罷同趙可取唐曲

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服北顧趙可以其間

陰今肅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然則吾中立趙吾

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

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

山東有琅邪徐州郡竟孟子注西有清河漢州

日正義云北有渤海義云今澹州正此所謂四塞